



生活随笔

母亲虽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但她的思维宽泛,话语富含哲理,她用庄稼人的故事讲出了最浅显的道理,话语里,有着泥土的芬芳,折射着智慧的光芒。

母亲的处世之道

□谢建骅

十多年前,我外出闯荡,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像远行的风筝,飘飞在他乡。每年春节,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天气多么恶劣,我都会回家和母亲一起过年,十几年无一例外。

回家过年,陪伴母亲,略尽孝道。

一次回家过年,母亲听说我们要买新房,现金不足,需筹措资金或贷款。她便叮嘱说:“凡事量力而行,宁要人宽,不要屋宽。”我听后有些不理解,母亲看出了我的想法,便与我回忆起以前家里造房的事。20世纪80年代,家里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村里不少人家拆平房,建楼房,父亲便提议翻修房子,改善居住条件,母亲不认同,她说钱难挣却好花,况且,钱也不够,她认为,房子能住就行,不必跟风攀比,但全家人都同意父亲的提议。于是,父母重新翻建了房子,房子建得很漂亮,一家人住得宽敞舒心,都夸新房子真好。新房子虽好,可花费较大,还跟亲朋借了不少钱。

新房是春天建的,当年秋天,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地到户,自主种地,需要置办各种农器具,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等,投资较大,这下可为难了,没有钱,寸步难行,只好东挪西凑,向他人借债。母亲用她的亲身经历警示我们。

后来,我意识到,母亲的“凡事量力而行,宁要人宽,不要屋宽”这个处世之道,实用性很广,不光是买房方面,还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信是做人之本”。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说:“做人要诚实,不欺骗,不虚假,讲信用,说到做到。”记得有一年春天,家里赊了卖鸭师傅的12只苗鸭,秋后按苗鸭的成活率结账。苗鸭在饲养过程中,因自家院墙倒塌砸死一只,中途被黄鼠狼叼走一只,共有10只鸭子成活了。

秋后,卖鸭师傅拿着账本开始挨家挨户“算账”。等收我家账时,正好母亲不在家,就委托我们代结账,卖鸭师傅便到鸭窝里看了看,数了数,也没说什么,就按10只结了账。母亲回来后知道了这事,批评我们说:“另外两只怎么不结给人家呢!”于是,母亲赶紧拿着钱追了十几里路,在别村找到卖鸭师傅,结清了另外两只鸭钱。

母亲返回家后,她又向我们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后过程。最后母亲认真地对我们说:“做人要讲诚信,人无诚信不立呀,这两只鸭子损失的责任在我家,应该由我家承担,不诚实会被人唾弃和瞧不起的。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应该时刻铭记在心里。”我们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

母亲为人直率,处事观点鲜明,有独特的处世之道,像“得饶人处且饶人”“做人要低调谦虚”“吃亏是福”“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母亲的谆谆教导,我都记在心里,践行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

母亲虽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但她的思维活跃,话语富含哲理,她用庄稼人的故事讲出了最浅显的道理,话语里,有着泥土的芬芳,折射着智慧的光芒。母亲的处世之道,源于生活,来自实践,对我们的人生有着指导意义。

至爱亲情

爱,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守护。这世间最温暖的轮回,是幼时,您为我遮风挡雨,是我的港湾;暮年,我伴您岁月长情,做您的依靠。

双向奔赴的守护

□朱海涛

是夜,望着窗外半轮残月,突然生出一份恐慌、焦虑、不安和害怕。

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总觉得时间是那么漫长,衰老很遥远,满心渴望长大,渴望独立,渴望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可岁月匆匆,再回首,才惊觉时间也不知去哪儿了,悄无声息中,青春已一去不复返……

辗转反侧,不觉已到凌晨,隐约还能听到父母在隔壁的谈话声。往常这个点,父母早已睡了,今天怎么回事?早上出门,父母已晨练去了,中午下班回到家,到父母屋里询问情况,母亲指着房间里的父亲说:“你爸昨天摔伤了。”啊!我心里一紧,忙到卧室查看父亲情况。原来,父亲昨天晨练回来的路上,有一段路在修下水道,施工人员没有设置警示牌,父亲骑电瓶车经过时不小心摔倒了。当时双手鲜血淋漓,周围也没有路人,父亲只好忍着疼痛自己去医院包扎。虽无大碍,但看到父亲双手多处还在渗血的伤口,以及身上的青紫,我心疼地说:“当时怎么不报警或打电话给我呢?”

“唉,我看现场施工人员都在忙,手一直在流血……”父亲像做错事的孩子,小声地解释着。我嘴上“责怪”父亲,心里知道父亲是怕给人添麻烦。饭后,我报了警。

曾经,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常常忽略了岁月的无情。父母老了,已近杖朝之年。尤其是印象里个性刚毅、走路生风、如山般坚实的父亲,不知从何时起,步履蹒跚,声音嘶哑,说话做事处处小心翼翼。这些年每每看到父母日益苍老的容颜、满头的白发和佝偻的脊梁,心里就莫名难过,不忍抬头细看……惶恐、不安、心疼!每每接到父母电话,立即打起十二分精神,凝神屏气倾听。为了方便及时照顾,不仅房子和父母买在同一小区同单元门靠门;就连晚上睡觉,手机放在枕边也不敢关机,以防父母有事联系不到我。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每次读来,总觉得字字透着一种难言的辛酸和无奈。其实,我怕的不是自己变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和精力越来越差,到那时无法更好地陪伴、守护年迈的父母,这害怕里,是担忧,是焦虑;是害怕自己变老,父母就更老了,害怕分离的那一天到来,我怕我会崩溃。

午休刚醒,父亲来电:“海涛,交警让我下午去处理交通事故。”父亲的语气似乎有点为难。“您在家歇着吧,我代您去。”怕父亲担心,事故处理完后,我立刻打电话通报情况,让他在家放心。父亲随后给我发来微信:“以后我的口号是,安全第一,健康唯一,每日只求平安,尽量不增加儿子的负担和麻烦!”

我知道父母怕麻烦我们,怕打扰我们正常工作和生活,然而,岁月流转,当年的角色早已悄然互换,步入暮年的父母,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母,如今越来越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看到父亲这句带着孩子气的承诺,我想对父亲说:“您护我小,我护您老!”

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父母就用他们的爱为我们筑起温暖的港湾,牵着我们的手走过大沟大坎,守护着我们一点点长大。

春来冬去,含辛茹苦的父母把儿女抚养成人后,自己却徐徐老矣。当皱纹爬上他们的额头,当青丝变成白发,总有一天,也会轮到父母伸出衰老的双手,等待我们的呵护与陪伴。而曾经被庇护的我们,也应张开羽翼,为他们撑起一片温暖晴空。

爱,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守护。这世间最温暖的轮回,是幼时,您为我遮风挡雨,是我的港湾;暮年,我伴您岁月长情,做您的依靠。

人间百味

烀饼

□朱明军

周日上午走到母亲那,九点钟了,母亲才就着高汤,撕块热气腾腾的白面饼丢嘴里。见我到了,母亲让出椅子的一头给我。我跺了跺脚,听着母亲豁了牙的嘴喝汤时漏风的声音。母亲捏一块饼在汤里蘸了蘸问我:“这么冷的天,那个烀饼的地方还开门吗?”

上班必经之路省道351北侧,有一处面点加工坊。因他家烀饼仍沿用老酵发面的老式工艺,蒸出的饼有那丝丝老酵味,夹杂淡淡的石碱香,色白、孔大,嚼起来有韧劲。我买了几次后,周围邻居谁家有需要的都让我捎点。要过年了,看看母亲要不要补点。母亲指了指碗罩子:“还有呢!我吃得不多。”母亲揉了揉手里的饼,像是握手取暖,又像是感受饼的韧劲,“现在的日子啊!哪像你们小时候,吃饼都很奢侈,现在天天都像过年呢!”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真正嗅到过年的味道,不是学校放寒假了,也不是父母给我们置办新衣服,而是父母商量着什么时候去磨小麦面粉回家准备烀饼了。

庄子东首,从镇上农具厂退休的陈老,琢磨了一套烀饼的蒸笼,方便了左邻右舍过年烀饼,各家烀饼后也都送点饼给陈老,省却了他老人家过年一忙。

烀饼的准备工作得从备柴火开始,知道蒸笼到哪家了,一般下一家就开始准备柴火了。那时候柴火紧张,农家人早早地就四处找硬质木材锯成整齐划一、大小适合的段。烀饼用水量大,当然要备水缸了。相邻的两家还好相互借着盛水,要是住在单墩子上的人家,老早就要把大水缸准备到位,一切准备就绪了,只等上家通知,就得和面发酵了。

和面是个技术活,农家人都有同样的食俗理念:一年到头一把酵面,发得不好来年就不“红火”。因此对于和面比较重视,大多要请经验足、技术好的师傅帮忙和面发酵。师傅到了年关都忙,根本没时间,因此我家每年烀饼都请大舅过来帮忙。

大舅比母亲小八岁,也是父母早早约请好的。每到要烀饼的时候,大舅只要一到,我们兄妹几个便停止了平常的嬉闹,看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热水、分等级的干面等介绍给大舅。开始和面了,只见大舅脱下外套,系上围裙。倒面、加水、揉搓,最后放酵母。不大的厨房只听得见大舅揉面时挤压桌子发出的声音。只见一堆散面粉被大舅揉捏成一团棉絮状。此时只听得大舅吩咐母亲:“开始烫缸了。”母亲立即把准备好的开水倒进早已用稻草围着的大水缸里,稍隔一会儿,待母亲再把缸里的热水舀出来,并用抹布把缸的内侧擦干,大舅抱起揉好的酵面丢进水缸,母亲拿上锅盖盖在缸口,拖过被子一一掖紧,等着第二天正式烀饼。

烀饼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要在饼做好后没有被风吹得僵硬之前将饼角儿切好晒干。我们兄妹六人那时都还小,母亲每年都特意多切些饼角儿,留着来年春天我们抓着充饥。那时候小伙伴们去村里的大场上捉迷藏、跳绳、斗鸡。经常比谁衣兜内带的饼角儿多,谁家的饼角儿白,谁家的放了糖精。有个本家兄弟,每次都吃我们的,从不见他带饼角儿。我们揶揄他,他涨红了脸后才说出实情,他们家饼角儿留得少,父母把放饼角儿的布袋扎口倒挂在堂屋的三檐上。我们闹着去看个究竟。大家尝试大桌上架小凳,能够摸到放饼角儿的袋子了,可倒挂的袋子我们不敢解,怕袋口一松,满袋饼角儿就全撒下来了。

悠悠岁月情,但农家烀饼蒸笼的氤氲气还萦绕心头,久久不去……

